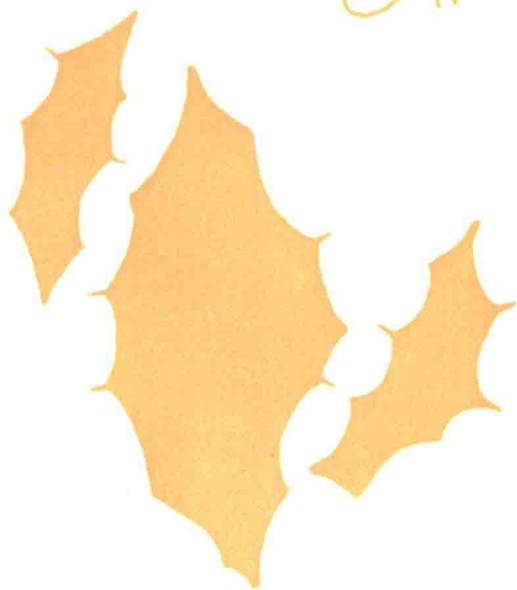


家 贼

福建 创作文学丛书

黎微润



家 贼

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年·福州· 林微润

家 贼

福建文学创作丛书

(第三辑)

林 微 润

•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7.333印张 2插页 113千字

1986年6月第1版

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80

书号: 10368·140 定价: 1.10元

为人民代言（代序）

杨 际 崧

林微润同志嘱我撰文代序，这真叫我惶惑不安。

为小说集作序，大凡一要请小说家，二要请评论家，而且还得有不小的知名度。这几乎成了通例。我呢，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“编辑匠”，现在竟要为人家的第一本集子作序，能不作难？！过了一些时日，他重提旧邀，无意另请高明，却之不恭，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。

由此事，难免生发一番感慨。为人，为文，并不一定都能一致。而在于林微润，却是统一体。真诚，朴实，是他为人之本，也是他为文之魂。

我曾翻阅林微润的一些作品剪报，意外地看到解放前夕他在《福建时报》“詹言”副刊和《星闽日报》“星瀚”副刊发表的几首诗作，那“比夜更黑的白昼，多少具骷髅起舞”的愤怒呐喊，那“我愿作报晓的晨鸡”的热情昭宣，不能不令人惊诧。这些诗句出自年方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之手，而且写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！后来细想，这不光是年少气盛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对黑暗的憎恶，对光明的向往，对人民解放的渴求，如喷如涌，怎么遏止得了！

读《月夜走马》，思忖烈士遗孀茶花大嫂说的“蜜蜂果不死，总想酿蜜报主人”，我不由联想到作者本人。任劳任怨，辛勤酿蜜，奉献给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土地上的父老兄弟。如果说，这种鞠躬尽瘁为人民的感情，在早先的作品中比较浅直地倾泄出来，随着往后坎坷的遭际，则表现得深沉而强烈了。

解甲归田、削职为民，而后从事基层工作，这一段生活经历，对于林微润的创作道路，是一大转折。他给我的信中说，自食其力当农民，对社会的复杂性，对农民的生活及思

想感情才有了一些理解，以后常下农村，渐渐对农民有了感情，也有了些认识。他自身的创作实践表明，这种理解、感情、认识是多么的必不可少！巴金说：“我写文章，不是因为想做作家，只是因为我有一肚皮的话想吐出来。我在生活里有许多感受要写出来。”林微润曾对我谈过类似的想法。他的作品，无一不是有感而发的。倾诉内心的话语，坦露生活的感受，为人民代言——创作领域由比较集中地反映沿海军民斗争生活，扩展到整个社会，不正是出于这样的缘故吗？

综览小说集《家贼》，显而易见，林微润关注的目光，随着生活发展的轨迹而移迁。同“四人帮”的斗争，落实干部政策，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，沿海反走私……众所瞩目的事件、活动，一一囊括在他的笔下，而中心始终围绕党风、民心。现实主义的文学，只有在深刻揭示矛盾冲突中才能迸发出美的闪光。林微润的《家贼》、《好事多磨》、《冤案平反以后》等篇什，假如不敢针砭时弊，有力地鞭挞假丑恶，哪能张弘正气，有力地彰扬真善美！认识生活、表现生活的深化，在他的军事题材

作品中体现得更为充分。六十年代前半期，单纯地讴歌沿海军民的业绩和品质，二十年后，则触及了部队建设中带倾向性的问题。《论金星》和《月夜走马》，一篇写兵，写如何看待象金星这样带有崭新、独特的性格特征的青年战士，“怎么一定是一个讨厌的事故苗子，而不会成为可爱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骨干苗子”，一篇写“官”，写有的部队干部“干革命这字眼在脑子里淡薄了，个人小算盘拨的多了”，要“重新赶队去”，正视部队内部的现实矛盾和思想斗争，没有落入粉饰生活的窠臼。

犹如希腊神话中大地与英雄安泰的关系，人民是作家、艺术家的母亲，人民生活斗争是文艺创作的源泉，为人民代言责无旁贷。透过小说集《家贼》诸篇的字里行间，仿佛触摸到了作者对于人民群众深深的挚爱与赤诚。——老百姓“能从大概上看，明黑白，辨是非，往往有决非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”；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”——鲁迅先生所昭示的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哲理，无疑地，给《家贼》作者的为人、为文

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。

检视《家贼》，内容与形式是比较一致的。而印象尤深的是其作品的语言富于地方特色。

我认为，所谓地方特色，不仅指特异的自然风光，也包括风土人情，环境习俗，人们的精神气质、行为特征等。这都借助于语言的表达，得以体现。一个生动、形象，一个准确、深刻，这两方面，林微润都是颇费匠心的。相比较而言，他的短篇小说，人物语言要比叙述语言略胜一筹。

把前前后后的作品摆在面前，由纵的剖开，仅从语言这一角度看，“文革”前后两个阶段，差异也是相当大的。林微润曾不无感慨地同我说过，那些年，“沉”下去，向群众学习语言，得益甚多，受用无穷。语言大师老舍先生说，“我们须从生活中学习语言”，“生活是最伟大的一部活语汇”，“从生活中找语言，语言就有了根；从字面上找语言，语言则成了点缀，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儿去。语言跟生活是分不开的。因此，学习语言也和体验生活是分不开的。”群众中蕴藏着语言的宝

库。上初中时，学校组织我们到农村访贫问苦。田间地头，床前桌旁，社员们一打开话匣子，我们简直被迷住了。特别是大婶、大嫂们，或喜或嗔，或严肃或幽默，或论人或议事，或诉心曲或话家常，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个未见未闻的天地。这还仅仅是走马观花而已。而林微润则下了马，观花，采蜜，在成为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时，作了很多搜集、积累工作。后来，全派上用场了。不过，也还存在不太平衡的情况。比较生动、丰富的语言，偏重见诸于反映地方生活的作品；其中，又主要出自农村妇女之口；愤嫉、讥刺的人物语言，也显得更为形象，更有生命力。至于语言的乡土味，往往从特异的风物、特定的方言中发散出来，其他方面似乎不那么明显。

三十多年来，林微润笔耕甚勤。但读了他的部分作品之后，心头涌起了不满足感。恕我直言：他还可以写得更多些，更好些。显然，必须有所突破，才能创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、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优秀作品。在突破的问题上，人们发表了许多意见。蒋子龙认为，“真正的突破，还得在人物上，在典型性上下功

夫”，陆文夫主张要突破演绎政策的“证明文学”框框，不去追逐流行的概念，不无可取之处。

回头来看林微润的作品，我有两个不成熟的建议。其一，人物形象还可以再丰富一些。他在“文革”后发表的短篇小说，一般都将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来塑造，而矛盾冲突大都在夫妻之间展开，丈夫的积极面大些，妻子（或女朋友）的消极面较多，几篇摆在一起，就会感到有所重叠。其二，选材、立意、表现手法还可以再奇巧一些。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，“故其文章颇奇气”，过于平实，则难免减弱艺术感染力。艺术作品既要明白易懂，又要给读者的想象力留有余地。

一九六二年，林微润赋诗自勉：“恨无文采写春秋，唯舍血汗为民流；学枪练笔从革命，立誓埋骨不埋羞。”转眼间，二十多年过去了。二十多年后，再来回顾走过的路，我相信，他将有更丰富、更精美的奉献，无须愧怍、羞惭。

一九八五年三月 于榕城

目
录

为人民代言（代序） 杨际岚

妇女队里男队员	• 1 •
冤案平反以后	• 12 •
好事多磨	• 30 •
二进葫芦谷	• 40 •
家贼	• 54 •
“千久利”还乡	• 72 •
国法人情	• 84 •
山村五大妈	• 99 •
待撤换的镇长	• 113 •
春桃与秋李	• 132 •
吓兴哥	• 150 •

“博哲”的新故事	• 155 •
“醉仙堂”新事	• 160 •
他们在海岛上	• 167 •
海上潜伏	• 182 •
战斗的弓弦	• 195 •
论金星	• 209 •
请“后台”	• 227 •
月夜走马	• 240 •
后记	• 250 •

妇女队里男队员

我是男子汉，却当过一年的妇女队队员。这个洋相出得奇，亲友都为我叹息，但我不脸红。

那是一九七六年“倒春寒”的时节，有人诬告我写黑诗攻击“江旗手”，虽“查无实据”，但“事出有因”，蒙“从宽发落”：保留党籍，削职为民。

于是，我全家从福州被逼迁到闽北山区一个生产队里当社员。我是拿过二十多年工资的文化干部，突然要依靠拼体力养家，谈何容易！面对正患肺结核病的妻子和两个不懂事的小儿子，几天工夫，我就愁得头发白了几绺。但能眼看一家人喝凉水么？咬咬牙，我找生产队长报到去了。

那天大风大雨，三面环村的大山上，爬动着几十条白花花大蛇似的瀑布。人们都挤在旧祠堂整修的大队部里聊天。我找到了生产队长，这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老农，皮肤黧黑，不出工也卷着袖子和裤管，手臂和小腿都布满青筋疙瘩，使人一眼就觉得他浑身是劲，人们都称他杨木伯。他拉拉我白嫩的手，端详我文弱的身架，叹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年老学杀猪，四十几岁的人才学种田，难啦！”他指着门角一担尿桶说：“挑挑看。”我拿过扁担躬身去挑，谁知肩上象压着千斤一般，憋得我脖粗额筋暴，才勉强站得起来。他又叹口气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我们队的男劳力，下田包犁耙，基建抬大石，全干重活，你这样的劳力，该干什么活呢？”

“蚂蚁搬粒米，象负千斤，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嘛！”旁边有个妇女拉开洪亮的大嗓门。我惊奇地盯住她。这个女人五十多岁光景，长得又高又胖，大手大脚，额头右角有一道三寸伤疤，只听她嘿嘿笑道：“穷秀才来穷乡，和我们是红花白藕绿荷叶，一家亲嘛。到我们妇女队来怎么样？我们女队挖沟、锄草、喂牛羊，

你慢慢就锻炼出来了。”杨木伯为难地说：

“这好看么？不过这倒是个照顾穷秀才的好办法。”那高胖的女人笑道：“量力而行，这叫实事求是，干社会主义嘛，有什么难看？”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珠瞅住了我。

我想了想，这些日子来，头戴“政治反动”大帽子，身缠“文艺黑线”，挨批斗，饿肚子都忍受过了，还怕当“妇女队队员”么！在城里脸皮都批厚了，下乡来反变薄了？俗语说乞食是人做的，流落到这地步，又不是做贼为娼，羞耻什么？于是，我点点头说：“我去妇女队。”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她一拍手，拥挤在四周的嫂子姑娘们都热烈鼓掌。

杨木伯拍拍我的肩，指着她说：“这是妇女队长，叫黄菊，人都说她敢把老虎当马骑，天生的男人胚投错了胎。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黄菊也不红脸，也不申辩，朝嫂子姑娘们嚷嚷：“我们妇女队收个男队员，你们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”

她们笑嚷：“大好事。”

“不！”黄菊象乐队指挥一样，双臂朝头上划个弧形，叫大家静下来，“我说是坏事，又是好事！我们国家搞了二十几年社会主义，一个文弱的书生还被逼得只好参加妇女队，这说明有奸臣乱国，是坏事；我们妇女队敢于保护这样的人，增加力量，请一个文化老师，这又是好事。”她的话引起的掌声仿佛把房子都抬起来了。

我刚回到家，黄菊领着一帮姑娘也到了。她们扛着提着许多家什：吊桶、洗衣桶、床头柜、小方桌、长椅矮凳……黄菊对我说：“这些东西是我家的，我想你们很困难，就是有钱也别去买，借用一时，你们走了，就还我。”

“我们怎么走？”我低着头，不知是感动还是被触到内心痛处，泪水竟涌了出来。

“怎么走？我们打锣敲鼓送你走呗！”黄菊进屋坐在床前，拉住我妻子的手说：“大妹子，你尽管躺着安心养病。你们是被什么‘反右倾’的黑风刮下来的，俗话说，云不碍山高，风不碍日出，黑风一时就会过去，我们还送你回城。”

我摇摇头，丧气地说：“风头这么猛，等风停，怕一身骨架早散了。”

“你呀！我说你白读那么多年的书。”黄菊咬住下唇，站起来，挥着右臂朝我嚷嚷：

“你说共产党、社会主义是不是好的？会不会胜利？”

我看她神情严肃，口气坚决，连忙点头说：“好的，一定会胜利！”

黄菊长长舒了一口气：“相信这一点就好，黑风总不会把共产党刮黑了。”

我觉得心里热辣辣的，眼睛里也热辣辣的，脑子里象开了一扇朝阳窗，透亮了。

没想到我的脸皮到妇女队里还得磨炼磨炼。俗话说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，干活的时候，妇女们常常拿我开心，这个说：“古戏文，公子落难到后花园，如今公子落难只能到田园。”那个说：“如今乱世靠拳头冒险，靠笔头危险，靠锄头保险，有我们娘子军护驾，你的命也大。”有时，她们说得过头了，黄菊就要出来“保驾”了：“人家在城里受围攻还不够么，别再挖人家心痛！”其实，妇女们对我开玩笑也是非常友善的。平时劳动，妇女们